



## 历史人物

《曹操·阿瞞出道》在天涯社区贴出后,每日跟帖无数,受到众多网友的追捧。作者撕得香烂的狗肉,挂起羊头的招牌,把曹丞相风流韵事细细道来,寻求人们诋毁曹操的个中因由,各位权把此文当酒肴,慢慢品来。

子金山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友情推荐

## 惹不起就先躲着

八位县令全被关了起来,曹操连夜愤书奏章,飞骑上奏朝廷,罪名除贪污公款,勒索百姓外,还注明一条:以精壮之丁助贼,暗通黄巾余党!

这下连最牛的后台都怯于出面讲情了,不一日,朝廷批复公文已到,九成九同意曹操所奏,只附加了一句:解一千罪臣至京,由朝廷依法严惩!

此时济南举国震动,贪官污吏,无不逃亡,城阳景王祠拆除一尽,关卡尽撤,百姓从茫茫乌云中似乎看到了一丝阳光,曹操也随之官声远播。

曹操没用三把火,一把火便烧得自己踌躇满志。但是——人往往在太顺利时容易遇到这个词——京城的确实消息传到了济南国:被他弹劾押解进京的八位县令得到了比宽大还宽大的处理,六名平调仍任正县职,而且就职的地方比济南国富饶得多;还有两位得到了提升,理由是腹中才学超人,没得重用,大司空之过也;至于曹操弹劾的罪名呢?就此小事化无,下不为例了。

曹操当时刚过而立之年,血气方刚,怎忍得这口窝囊气?你不炒贪官的鱿鱼,我就炒你的鱿鱼!那个“你”是谁?大汉天子汉灵帝是也!

看,这将来的曹丞相牛不牛?

中平二年(公元185年),曹操三十一岁,愤而辞去济南国八名县令,其实是与整个宦官群体较上了劲儿,现在已封侯的宦官们已经公开说他们就是济南国所有县令的后台,与这群人为敌是十分可怕的,因为他们的背后是皇帝,就算大司农老爸也保不了自己。

除非像大将军何进一样,枪杆子在手,否则只要身在官场,就永远不会有安全感。就算是一条龙也要等到二月二才能抬头,避小祸下乡,避大祸进城,蛰伏几年未必不是取胜之道。后来的魏王曹操这样为自己的辞官归田行文解释:“故在济南,始除残去秽,平心选举,违连诸常侍。以为强豪所忿,恐致家祸,故以病还。去官之后,年纪尚少,顾视同岁中,年有五十,未名为老,内自图之,从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与同岁中始举者等耳。”

是啊,东汉朝廷明文规定:年未四十,不得举孝廉,一个令众人大跌眼镜的消息传来:曹阿瞞竟然不识朝廷抬举,坚决辞官不做,就要回老家来了。

且慢,此议郎虽是彼议郎,此曹操已非彼曹操,在曹操的家乡沛国谯县,欲望望老曹曹操发财的更是遍及桑梓。曹操也的确不负众望,当年即被提拔为东郡太守,家乡的父老乡亲闻此大喜。

正在乡亲们摩拳擦掌,准备投奔阿瞞大干一番的时候,一个令众人大跌眼镜的消息传来:曹阿瞞竟然不识朝廷抬举,坚决辞官不做,就要回老家来了。

坚辞东郡太守不做,曹操也绝不是当官当腻了,放着太守不干,莫非还想做皇帝不成?不敢说,就是想也不敢说。

现在曹操得罪的已经不单是一个宦官囊硕了,参奏济南国八名县令,其实是与整个宦官群体较上了劲儿,现在已封侯的宦官们已经公开说他们就是济南国所有县令的后台,与这群人为敌是十分可怕的,因为他们的背后是皇帝,就算大司农老爸也保不了自己。

除非像大将军何进一样,枪杆子在手,否则只要身在官场,就永远不会有安全感。就算是一条龙也要等到二月二才能抬头,避小祸下乡,避大祸进城,蛰伏几年未必不是取胜之道。后来的魏王曹操这样为自己的辞官归田行文解释:“故在济南,始除残去秽,平心选举,违连诸常侍。以为强豪所忿,恐致家祸,故以病还。去官之后,年纪尚少,顾视同岁中,年有五十,未名为老,内自图之,从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与同岁中始举者等耳。”

是啊,东汉朝廷明文规定:年未四十,不得举孝廉,一个令众人大跌眼镜的消息传来:曹阿瞞竟然不识朝廷抬举,坚决辞官不做,就要回老家来了。

坚辞东郡太守不做,曹操也绝不是当官当腻了,放着太守不干,莫非还想做皇帝不成?不敢说,就是想也不敢说。



## 人物传记

少帅与七个女人的故事,生动地体现了一个浓浓的“情”字。无论是与天津名媛爱意深沉的友情,还是和意大利公使夫人“柏拉图”式的纯洁情愫,其内幕都是少帅去世后的首次披露。本书为那些熟悉张学良百战疆场、以西安兵谏彪炳史册的读者,展示了其侠骨柔肠、重情厚义的另一面……

汪睿 著 团结出版社友情推荐

## 不甘寂寞再赴梨园

1922年秋天,秋风吹落了沈阳浑河上的柳叶。谷瑞玉坐着辆小洋车,尽量避开热闹人多的大街,悄悄回到了沈阳经三路78号。这是幢外表不引人注目的灰色小楼,原是日本商行老板的住所,谷瑞玉从杨柳青前线回沈不久,张学良就出资为她买了这僻静的小洋房,作为谷在外生活的住所。

谷瑞玉知道张这样做,是因于凤至坚决不接纳她这梨园女子回帅府,张作霖也对儿子娶偏室持不以为然的态度,所以张学良只好让她一人在外面居住。

这天傍晚,张学良终于回到经三路78号——多日不曾登门的小楼。来前,他命侍卫到街上花店,为谷瑞玉买了束她喜欢的北方茉莉。当张学良捧着花登上二楼的时候,发现楼梯口立着一个身披白纱的顾长女人,正是多时不见的谷瑞玉。张学良见她既不说话也不像从前那样张开双臂冲下楼来迎接他的归来,有些吃惊地问:“你怎么了?”她不开口,眼里却汪着泪。

他明白她因自己多日不归才心生怨尤。他替她轻轻拭去脸上的泪水,说:“不是我有意冷落你,我现在忙得不可

开交。如不是为了组建东北空军,我早就回来看你了。”

她听了他的解释,渐渐原谅了他。可谷瑞玉仍不肯对他露出笑脸,只有她才知道心里有多苦。尽管他为她买了这座小楼,可他回来的次数越来越少。她伏在他身上哭泣说:“组建什么空军,也许我心里早没了我吧?”

“什么话?”张学良把她扶进卧室,又小心地将鲜花插在她床头的花瓶里。张学良今晚满心欢喜地回来,想把东北空军组建情况都告诉她。可没想到谷瑞玉居然无中生有的泼酸吃醋,他正色地说:“我哪会忘了你?连回帅府的时间也没有,这些天,美国教官一直在北大营训练空军,我作为空军司令,又怎能脱身呢?再说当初鼓励我振兴东北军的,不就是你谷瑞玉吗?”

谷瑞玉见他说得如此真诚,知道又误解了他。于是她暗自悔悟,破啼为笑了。这样平静的日子又过了一年,可是,不久谷瑞玉就对一个人住在经三路公馆里无法忍受了。她在这里既难见到张学良的影子,又要恪守不许她抛头露面的“约法三章”,最后几乎到了画地为牢的地步。所以她在1923年的冬天,一气之下只身返回了吉林。

她又一次在吉林登台唱

戏了,她是冒着违背“约法三章”的危险,重新开始梨园生活的。与其说她是耐不住在沈阳幽居的孤独和寂寞,不如说她是想以这种方式向张学良和张作霖表示抗议。

这种对峙局面一直持续到1924年春天,那时,谷瑞玉已有半年多不曾和张学良见面了,当她在吉林越唱越红的时候,有一天忽然从报上看到第二次直奉战争再次拉开序幕的新闻。谷瑞玉这才意识到自己应该马上回到张学良身边去。

沈阳经三路小洋房依然,但是她发现所有东北军将士都已倾巢出关,在关内一线激战。谷瑞玉决定立即前往山海关。张学良正率第三军团将士,在前线阵地和吴佩孚的军队激战。当他接到谷瑞玉已到山海关的报告时,心里仍对她破坏“约法三章”、前去吉林重登舞台的行为恼怨不已,因此下令不准谷瑞玉到前线指挥部来见他。

她和张学良见面则是在1924年的冬天,那时她早已回到沈阳经三路的公馆,张学良也原谅了谷瑞玉,他们再次言归于好。两人和好的思想基础当然是谷瑞玉主动承认违背“约法三章”的错误,并保证从此永远不再回吉林登台唱戏。



## 都市小说

洪晃的父母本来感情很好,因楼下搬来的新住户扰乱了生活。一个陌生女孩突然闯入宝玲的家,熟悉得跟自己家一样,宝玲和她的丈夫反而成了这家的入侵者。一群人在生活中寻找人生信仰和生活的支撑,寻求的过程充满了焦虑、苦恼……

李小山 著 钟山杂志友情推荐

## 手相

宝玲用点儿劲搂着女孩,以保护者的姿态说:“别怕,他们不敢打你的,和阿姨讲讲你为什么躲在外公外婆的床底下?”

“是这样,”女孩没有显示丝毫惧怕的样子,继续沉静地细声细气地说:“我想看看他们怎么升天,因为他们经常向我描绘升天的情景,我很好奇,所以就亲眼看。他们吃了一种药,黑颜色的小药丸,自从练功之后他们再没吃过任何药,他们开始的时候很平静,后来有一点抽搐,外婆还想呕吐,我从卫生间端了一只盆放在床边,外婆没吐出来,他们最后都笑嘻嘻的,外婆咽气时抬手让我靠近点,我握了她的手,已经凉了,外婆只说一句话说天快亮了。”

此时,一直躲在房间里的小淘气鬼突然逃出来,满头大汗,估计在房间里闯了什么祸,果然,小淘气鬼带着哭声喊道:“我把床上的毛巾点着了,快救火去呀。”主人和主人太太哇哇叫着带头冲进房去,白色的烟混杂着焦糊味迅速弥漫开来,众人乱作一团,有跑去端水的,有拍手跳脚骂人的,还有想去捉小淘气鬼的,只有焦路依旧正襟危坐,斜乜着惊慌的宝玲。

“事情与你想象的不一样的吧?”姓焦的厌倦地说,“回去如实报告你们头头,不相信都无所谓……而我却难逃一劫,认识了你,原想公事公办,像每天例行公事那样,但你改变了我……”

宝玲冷笑着说:“这么严重吗?别下套子,我见多了,利用工作之便泡泡妞而已。”焦路狠狠瞪了她一眼,一字一顿说:“以后你会知道的。”

在两人唇枪舌战的当口,主人正暴跳如雷地追逐小淘气鬼,“站住,老老实实站住!”

茶几上的酒瓶酒杯被父子二人撞倒在地,发出乒乒乓乓的玻璃碎裂声,几盆植物也翻倒了,众人都成了观众,笑得前仰后翻。小淘气鬼像机灵的野猫,蹿上蹿下左躲右闪。

女孩此时又坐到了楼梯上,站起来尖叫道:“我看见了,翔翔躲进空调机里了。”主人一听,马上从矮柜里拿出老虎钳和起子,跑到空调机旁,自言自语道:“这小贼还哪里跑,揪出来非揍扁你不可。”

了,翔翔顺着出水管爬到屋子外面去了。”

宝玲打算趁着混乱赶紧离开,与姓焦的耳语一句,他没作反应,靠在沙发靠背上伸了个懒腰。

一个泪囊很大的老者蹙近宝玲,煞有介事地盯着她的脸看了一会儿,用难听的嗓门说:“这位小姐相貌特别,玄机深藏,让我帮你看看手相如何?”

“手相?”宝玲把双手伸到眼前草草看了看,然后将双手藏在背后。她仔细地打量着老者,丑陋中带着一种奇怪的偏执,肤色蜡黄。

老者转动着雪亮的细眼珠,将嫌大的因而垂挂的玄色衣服拉正,说:“小姐别误会,我看看你非同一般才帮你看看,你不信也不要紧的。试试老汉我是否讲得准确。”

宝玲往旁边挪了挪,忙着说:“别别别,我既不相信,也讨厌。”老者已自作主张凑近她跟前,俯身说道:“很多人害怕让别人知道自己的过去,又害怕知道自己的未来,不要紧,我可以单独与你谈。”

宝玲又好气又好笑,讥讽道:“老人家,你以为你是谁?街边路旁多的是,又是小神仙,又是通灵的,哪个不是见钱眼开?老人家也在我口袋里捞一把?偏不让你看,气死你……”



## 悬疑小说

旅游团由包括警官叶萧在内的十六个年龄职业不同的人组成。途中他们经过一个村落,恰巧赶上当地的“驱魔节”,因误吃了“山魈”的脑子而遭到报复,旅游团的车开到了一个神秘的城市。他们中间开始有人神秘地死去。第一个死去的是导游小方。沉睡之城究竟蕴含怎样的天机?下一个又是谁?

蔡骏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友情推荐

## 空城

马路对面有家小超市,摄影师钱莫争第一个走进去,叶萧来不及喊“别乱进”,只能也快步跑了过去。

店里的灯都没亮,雨天显得异常昏暗。货架上摆满了各种商品,从洗发水、餐巾纸、方便面,到香烟啤酒、男女内裤一应俱全。叶萧按下了墙边的电灯开关,却完全没有反应。叶萧拧起眉毛大声道:“喂,有人吗?”

“算了,这鬼地方没人!”钱莫争走进收银台,轻轻拉开装钱的抽屉,发现里面居然还有一叠钞票。大部分是泰国铢,也有几张人民币,硬币里甚至还有一块港币。

“钱都在收银机里,人却不见了,究竟到哪里去了?”叶萧走到后面摇摇头说:“这地方真的很奇怪啊。”

随后两人走出小超市,大声招呼其他人不要随处乱走。导游小方也拿起小喇叭,叫大家都集中到路边的一个店铺里。小方让每个人检查自己的手机,但没有人收到信号。他又试了一下店里的其他电器,也全都没有电源——今天全城大停电了?

大家七嘴八舌地猜测起来,但在想不出什么原因。就连在这土生土长的玉灵,也已茫然失措了,她从没听

说过有这样一座城市。

“很快就要天黑了,我们还是先考虑一下,今晚应该怎么办吧。”说话的是个戴眼镜的三十岁的男人,这也是叶萧今天第一次听到他说话。

叶萧用异常沉重的口气说:“在这里留一晚?请问你知道这个城市叫什么名字吗?你知道这条街上为什么一个人都没有吗?在一切都看不清的状况下,我们千万不能冒险过夜。”

“好了!先别吵了。”导游小方打断了他们的争论,“让我去问一下司机,毕竟车是他开的。”说罢小方独自走出服装店,其余人都焦躁不安地留在原地。几分钟后,小方撑着伞跑回来了,脸色异常难看,犹豫了一会儿说:“大家跟我去车上拿行李,今晚我们必须要在哪里过夜了。车里的汽油快要用完了,最多只能开几公里的路。”

“墨镜男”发现了一家小餐馆,招牌上挂着“南顺和云南菜”——想必是云南籍华侨开的店。餐馆大门敞开着,只是没有服务员和客人,桌上收拾得干干净净,只有一层淡淡的灰尘。其他人也跟着进来了,各自把沉重的一行李放在墙边。导游小方又一次清点人数,连他自己和司机还有受伤的法国人在内,总共加起来是十八个人。

披着长发的钱莫争试了试灶台开关,没想到竟把火打出来了。原来这里是用液化气烧菜的,厨房后面的液化气瓶还是满的呢!

“那个小超市里有很多吃的。”钱莫争快步冲出厨房说,“如果包装得好一点,没有过保质期的话,应该可以拿来吃的。”几个人也跟着他去了小超市。他们掏出手电仔细看了生产日期,大多数都是当年生产的。于是,他们把这些可以吃的东西,全都搬到了云南餐馆里。

有人拿出旅行用的汽灯,总算把厨房照亮了。打开水龙头检验一下,自来水还算干净,看来这顿晚餐是要自己动手了。然而——万事俱备,只欠厨师。

照顾受伤的老外的前女医生站起来说:“我叫黄宛然,你们也可以叫我成太太。我正好是云南人,如果大家不介意的话,今晚可以由我来做厨师。”

二十分钟后,天色已全部黑了下來。街道上仍然大雨淋漓,同时厨房里响着热腾腾的炒菜声。有人不知从哪搞来了菜油,用几个小碟子点在桌上,居然也把整个小餐馆照亮了。昏黄的菜油光线照出了人脸,犹如古代洞窟里的壁画,彼此看着对方都有些不寒而栗。